

清明，为父亲立一座思念的碑

□ 艺术学院 孟鸣

时光匆匆，如白驹过隙，一晃八年已逝，我的父亲孟石先生离开我们竟已如此之久。这漫长的八年，思念如影随形，悄然填满了生活的每一处缝隙，就像那春雨，无声无息却又无处不在，将我的心浸润得湿漉漉的。

每到清明节和农历十月初一，我与兄妹总会怀着无尽眷恋与深沉追思，前往承载着家族记忆与思念的祖林地——孟家林。一路上，往昔与父亲相伴的画面如电影般不断在脑海中映现，那些琐碎却又温暖的日常愈发清晰，仿佛父亲从未离开。

孟家林，这片位于泰山以西不远处的故土，是我们家族的根脉所在。它犹如一位沉默而温暖的守护者，静静见证着家族的开枝散叶、赓续绵延。父亲生前曾说，等他离去后，一定要回到这片土地，与爷爷奶奶相聚。这里留存着家族数代人的过往，铭刻着家族的记忆，是父亲灵魂深处永恒的栖息之处。

从孟家林向东眺望，泰山的磅礴巍峨毫无保留地映入眼帘。连绵的山峦与缭绕的云雾相互交织，构成一幅大气磅礴的自然画卷。山风轻柔地拂过，裹挟着泥土与青草的芬芳，漫山遍野绿意葱茏，松柏傲然卓立，此间如画的美景，父亲又怎能不深深眷恋？他曾说这里风水好，我深知，那是他对家乡深入骨髓、难以割舍的眷恋之情。家乡是父亲心底最柔软、最温暖的地方。父亲生前无论工作、生活多么忙碌，他在回老家给爷爷奶奶上坟这件事上从未间断。那一次次踏上归乡之路，是他对根的坚守、对亲情的执着，更是对家族传承的默默践行。这份对根的眷恋，也深深影响着我们的。

按民间传统习俗，父亲走后第三年便立墓碑，以此寄托我们对父亲的追思与缅怀。然而，家乡还有风俗，父亲走后母亲尚在时不能立碑。三年前，我心中萌生为父亲立碑的强烈念头。时代在飞速发展，社会在不断进步，一些传统习俗或许不再完全契合当下的观念与生活方式。如今，在一些地方，父母一方去世后立碑时，会将健在的一方老人的名字用红色涂在墓碑上，以此表示老人尚在人间。经过与兄妹商量、反复权衡，我们最终决定，在父亲离开八年后的清明节，完成立碑这颗心愿，让这份迟来的敬意与怀念，在这片土地上深深扎根。

为了给父亲立一座碑，我静下心来，细细梳理着父亲这一生走过的路。过往岁月如潮水般涌上心头，每一个细节都清晰如昨，每一段回忆都饱含深情。往昔与父亲在砚边的对话，瞬间在我脑海浮现，这既是一种幸福的回味，也是深深的思念。

我为父亲的墓志文多次修改文稿，却总觉得难以完全表达对父亲的敬爱之情。幸得著名学者何树华先生特意为父亲撰写铭文：“其为人也，宽厚仁慈，善待众生。其育才也，孜孜不倦，桃李繁茂。其为学也，博大精深，誉流齐鲁。其为艺也，格调高雅，号曰孟竹。高山仰止，画坛独步。景行行止，士子咸慕。谈笑在耳，音容在目。趋庭犹昨，彩衣如故。永垂不朽，感沐其祐！”这字里行间，是对父亲波澜壮阔一生的凝练，亦是其精神品格的生动映照。

父亲待人处事总是谦虚谨慎，对待事业兢兢业业、一丝不苟。他对自己所从事的美术事业，怀着满腔热忱与敬畏之心。20世纪70年代初，父亲由山东省教育厅教材编辑处调入当时的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现在的泰山学院），肩负创建美术系并担任系主任的重任。在那个百废待兴的年代，创建新系困难重重、挑战巨大，但父亲没有丝毫退缩。他全身心投入美术学科建设与发展，从课程设置、师资引进，到教学设备购置、教学理念更新，每一个环节都亲力亲为、精心谋划。为了邀请一位知名教授来校讲学，他不惜多次登门拜访；为了完善一门课程，他常常熬夜查阅资料。

当年，父亲以卓越的远见和非凡的魄力，率先成立全省师范美术学院校际教研会，积极开展校际交流合作。他深知，艺术的发展需要相互学习、相互借鉴，只有打破院校之间的壁垒，才能实现共同进步。在他的努力推动下，各院校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学术氛围愈发浓厚，为全省师范美术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

在父亲主持美术系工作的那些年，他广纳贤才，积极邀请全国著名的美术教授来校讲课交流，中央美术学院赵友萍教授、南京艺术学院张华清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尉天池教授等，以及著名画家周思聪、黄养辉等艺术界泰斗都是在那个时期纷纷来到美术系讲学。他们带来最前沿的艺术理念、最精湛的绘画技巧，让师生们大开眼界、收获颇丰。这些学术交流活动，

不仅丰富了教学内容，还极大地提升了美术系在全国的知名度。在当时全省多所同类师范院校中，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脱颖而出，声名远播省内，极大提升了学校的整体地位和影响力。

正因父亲在美术教育领域的卓越贡献和深厚造诣，1978年，他受国家教育部委托，承担起草拟全国师范院校美术专业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的重任。这是沉甸甸的信任，更是艰巨的使命。父亲深知这份工作的重要性和意义，他查阅大量资料，拜访众多院校，调研了解教学实际情况，经过无数个日夜的辛勤努力，终于完成这份具有开创性和指导性的教学大纲和培养计划，并推动其在全国试行，为全国师范院校美术专业的规范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他积极参与筹备，成立全国美术教育学会，进一步推动美术教育事业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流与合作。

20世纪70年代末，国家恢复高考后，父亲是最早担任山东省大中专美术学院招生负责人的教师之一，与时任山东师范学院美术系主任的张鹤云教授一起，负责全省大中专院校美术专业招生命题、录取工作。在招生工作中，父亲始终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严格把关，为全省选拔出一批又一批具有艺术天赋和潜力的优秀学子。他常常为了一份试卷的命题反复斟酌，为了一个学生的录取与否与同事们协商讨论。他以辛勤付出和严谨态度，为全省的高等师范美术教育输送新鲜血液，做出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父亲晚年时，常常回忆起往昔岁月，那些沉淀在时光长河里的记忆，如同被按下播放键的老电影，在他脑海中一幕幕放映。在无数回忆交织的画面外，有一件事始终占据着特殊的位置，让他每每回想，都感慨万千。

记得有一次，我与父亲在砚边聊天。父亲的目光渐渐变得悠远，像是被回忆牵引，他的思绪回到了1977年。父亲说，20世纪60年代中期，国家终止了高考制度，当时“老三届”的命运也由此改变，他们无奈投身于上山下乡运动，或进入工厂、农村。此后的十余年，教育领域停滞不前，人才培养受到极大影响，与国家建设的需求矛盾愈发突出。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这次会议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一消息如同一束光，照亮了无数人前行的道路，其中也包括众多怀揣艺术梦想的美术人才。当时，不少“老三届”学生早已参加工作、结婚生子，但内心对知识的渴望从未熄灭。为了给这些被时代耽误的美术人才争取上大学的机会，国家和相关部门积极努力，制定特殊政策、调配教育资源，为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实现大学梦。

父亲接着又说，在国家恢复高考的那个关键节点，他有幸与著名美术教育家张鹤云教授一同负责山东省的美术招生工作。当他第一次与那些被时代耽误的大龄学生接触时，父亲看到了一双双饱含希望的眼睛。那些眼中重燃的火焰，带着历经岁月磨砺后的坚韧，以及对知识和艺术梦想的执着追求，深深触动了他的内心。

为了能让这些怀揣艺术梦想的学生顺利踏入大学校门，父亲和张鹤云教授开始了一场与时间赛跑、与困难较量的征程。他们四处奔走，积极与相关部门沟通，争取更为宽松、有利的招生政策支持；反复协调各高校，努力为这些学生创造更多的招生录取机会。在这个过程中，难题一个接着一个，资源调配的紧张、政策解读的分歧、招生名额的限制……但他们从未想过放弃。无数个日夜，他都在为这件事出谋划策，寻找解决问题的契机。每当他在疲惫中想到那些学生对未来的憧憬，想到自己的努力能改变他们的命运，所有的辛苦都瞬间化作了前行的动力。

父亲感慨地说，在他漫长的人生旅程中，为这些大龄学生创造追逐梦想的条件，是最有意义的事情之一。后来，看着那些学生从校园走出，在艺术的领域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彩的时候，他知道，这便是岁月给予他最珍贵的回馈，也是他人生价值最生动的体现。

父亲曾经对我说，美术系成立伊始，白手起家，专业教师仅有五六个人，因此他整日都沉浸在繁重的教学与行政事务之中。在他担任美术系主任的那些年里，他放弃了太多创作的时间，极不情愿地搁下画笔，去处理繁杂的事务。

在美术创作上，父亲秉持着精益求精的态度。他一生专注于中国山水画与花鸟的研究与创作，倾注着对生活的热爱和对艺术的执着。他笔下的泰山巍峨耸立，展现出大自然的磅礴气势与生命的力量，让人深切感受到大自然的伟大与神奇；他的花鸟画质朴灵动，栩栩如生，让人从中看到人性的善良、坚

韧与美好。

父亲一生喜竹，爱竹，画竹，颂竹。他的笔下，竹在一年四季、风雪雨露中皆有独特的生命体现。他画竹，是心灵的映照，是精神的寄托，更是个性的写照，因而赢得学界普遍认可。在一篇品评父亲绘画作品的文章中，父亲笔下所画之竹被称之为“孟竹”，这既是对父亲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艺术上的创新。在画竹的表现技法上，父亲创造了“空墨雪”的独特方法。他的作品雅俗共赏，深得业内学者高度评价和大众广泛喜爱，在社会上树立起极佳口碑，成为艺术领域的经典之作。

父亲的一生，是奋斗与奉献永不落幕的一生。父亲自幼离开家乡，前往济南第三中学求学，到后来他凭借自身不懈努力考上大学。工作后，他将毕生心血毫无保留地倾注于高等师范美术教育领域。在山东美术教育的沃土里，尤其是泰安地区，他以开拓者的姿态辛勤耕耘，凭借卓越的教学理念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培养出一代又一代的优秀美术人才。像山东大学张乐毅教授、山东艺术学院沈光伟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王志明教授等，他们是高等美术教育领域的中流砥柱。还有董洲、曹和平、王沂光等一批才华横溢的著名画家，在艺术创作领域成绩卓著。他们在各自岗位发光发热，传承着美术教育与创作的火种，延续着父亲对美术教育事业的热爱与执着，成为父亲奉献一生的有力见证。

父亲的一生，是平凡与闪耀交织辉映的一生。在生活中，他是为家庭默默付出的顶梁柱，用坚实的脊背扛起生活的琐碎与艰辛；在事业中，他是师范美术教育领域的拓荒者，为培育艺术人才倾尽全力。为父亲立碑，于我而言意义格外深远。这座墓碑虽不大，却承载着厚重的情感。碑中的每一个字、每一道刻痕，都浸透着我父亲深深的怀念与无比的尊敬。中国艺术研究院著名学者、书法家李一先生以苍劲有力的笔触为父亲书写碑名，著名雕刻家王力先生精心雕刻，将这些文字稳稳地落在碑上。父亲的墓碑，宛如一本厚重的书，翻开是他跌宕起伏、饱经风雨的一生，合上是我对他无尽的崇敬，在岁月里静静诉说着他的故事。

父亲的一生，是成功与担当恒守初心的一生。面对从事的事业，他敢于担当，在他的努力下，昔日的泰安师范专科学校美术系，在岁月长河的洗礼下蓬勃发展，如今已华丽蝶变为拥有近百名教师、千余名在校生的泰山学院艺术学院；他甘为人梯，为培养人才倾尽心血，肩负起传承艺术火种的使命。父亲将毕生心血倾注于绘画艺术，在这片教育的沃土上持续探索、躬身实践。在艺术的道路上，他以笔为剑，披荆斩棘，用一幅幅饱含生命力的作品，坚守对艺术纯粹的热爱；作为父亲，他倾尽心力，助力子女迈向成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智慧与耐心。他是我们人生道路上熠熠生辉的灯塔，以智慧和经验照亮我们前行的方向；是温暖的心灵港湾，在我们疲惫、迷茫时，给予无尽的温暖与力量。他的故事与精神，将激励着我们以及更多的人在人生道路上勇敢前行，无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能坚定信念，不负他的一生努力与拼搏，在人生的征途上，续写属于自己的奋进篇章。

伫立在孟家林这片土地上，凝视着刚刚为父亲立起的这座墓碑，思念如汹涌潮水般袭来。微风轻轻拂过，仿若父亲温柔的抚摸。父亲虽已离去，但他的音容笑貌、言传身教，永远刻在我们儿女的心中，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财富，伴随我们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直至永恒。



黄山烟云 孟石作

醒

□ 安全学院 姜逸飞

蝴蝶颤抖着落在肩头
像一封来自远方的信
遍历整个冬天
轻轻送到我面前

泥土裂开第一道缝隙
枯枝抽出了新芽
那些沉默的种子
都在期待一场细雨

风从南方吹来
带着候鸟的体温
悄悄掠过树梢
抚平孤独的靈魂

伸手触碰
指尖开出一朵暖花
似柔软呼吸
像句从未说出口的告白

日光洒落
一切，都在醒来
尤其是那些
被冬天冻住的美梦



乾坤清气 孟石作



瑞雪兆丰年 孟石作

科大颂

□ 能源学院 宗雍康

科大颂，科大颂，日月轮光山河动。
君问大言底事来，此日为君一一证。
君不见，
擎云巨柱对南山，九龙盘旋直上天。
日照龙鳞金万点，势如霹雳吞长川。
君不见，
若水园中明光池，终日凤栖碧梧枝。
水云烟阁接仙处，之觞于此狂赋诗。
二月春风发紫萼，月明万点星摇落。
半亩芳蕊谁堪怜，之觞之觞此间乐。
三月东君来未迟，玉兰新发花满枝。
玉兰玉兰真仙子，半空飘飘似如水。
花飞叶落委何处，终日灵风遍地吹。
五月姹城花前过，月华斜落花间陌。
一湖春水夜流辉，玉柳萧萧瑶池碧。
九月枫边日脚斜，枫似重楼叶似霞。

秋风一夜惊吹起，杀尽南山南北花。
腊月雪花扑面冷，片片飞映月影。
天地清辉一色中，月华更与霜华并。
君且看，
南临碧海北流丹，西倚流云无限山。
无限山，之觞醉饮于其间。
中宵每泛星槎去，平明醉倒月亮湾。
此地有花亦有酒，花时酒诗诗与友。
酒美花飞思若泉，更宜狂诗十万首。
介之觞，介之觞，汝之大学得如此，
汝宜长歌对之倾万觞！



安全学院 牛颖鑫/摄